

一位探险家的手记

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

「マツキンリーの頂に立つと、夢はさらにぶくらんだ。私は登頂した感激よりも、南極大陸単独横断の夢が強く高鳴り、自分の本当の人生はこれから始まるのだと、出発点にたつた感じだった」。

周正 程玲 编译



一位探险家的手记

周正 程玲 编译

一位探险家的手记

周正 程玲 编译

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

32开5²⁰/₃₂ 印张120千字

北京印刷厂印刷

1990年9月第1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04-0383-2/I 26

印数 1-1.40册

定价 3.40元

出版者的话

日本人植村直己，是近代最勇敢的探险家。植村1964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农学院。他自幼喜欢登山、探险，大学毕业后，便开始了单身探险的生涯。地球上的高峰险岭、激流峡谷、无人地带……几乎都留有他的足迹。

植村以极其简陋的工具，只身一人登上过欧、非、南北美的最高山峰；只身驾驶自制简易木筏漂流亚马逊河，险被“食人鱼”吞噬；只身到达南极圈考察；1978年，他驾一台由17条小犬牵拉的犬橇，历经52天，行程2650公里，战胜-42℃的严寒和暴风雪的袭击，两次遭遇“白色死神”北极熊，几次险被淹没在冰缝中……，他凭着他的勇敢、毅力和智慧，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终于实现了只身北极探险的理想。为此，他荣获体育运动的诺贝尔奖“国际体育运动最勇敢奖”。

本书是根据植村本人所写的三本探险日记编译而成。书中详细记述了植村探险历程，介绍了日本列岛、南北美、欧洲以及南北极地区的地理、地貌，所到之处的风土人情。读者可以了解怎样驾犬橇，驯犬，捕捉海豹，钻冰钓鱼，分解鲸鱼，吃生鲜肉，以及和白熊搏斗的惊险等等，这是一本丰富读者知识，开阔眼界的有益读物。

编者

目 录

出版者的话

把青春献给群山

走出日本.....	(2)
在加州的日日夜夜.....	(4)
初到莎莫尼.....	(6)
第一次遇险.....	(7)
首次登上世界高峰.....	(9)
重返莎莫尼.....	(10)
到南美洲去.....	(11)
冲破亚马逊河的险阻.....	(15)
路遇强盗.....	(19)
难忘的一天.....	(20)
半年的“休整”.....	(21)
在扎布冰川上过冬.....	(22)
向世界最高峰进军.....	(23)
重返北美洲.....	(26)
新的打算.....	(27)
日本列岛三千公里行.....	(27)

攀登闻名世界的“鬼见愁”	(30)
饥寒交迫的日子	(32)
终于活着回来了	(34)

初访北极

踏破北极万年冰	(36)
初闯北极圈	(37)
爱斯基摩人	(38)
学习吃生肉	(39)
住进新居	(40)
鲸鱼来了	(41)
一次“家宴”	(44)
好心肠的义父母	(47)
猎海豹	(50)
钓比目鱼	(53)
驯狗	(57)
初试火橇	(58)
网捕海豹	(61)
单身驾橇远征	(62)
狩猎生活	(67)

北极一万二千公里行

在冰天雪地王国——格陵兰	(70)
征途处处有艰险	(74)
旭日东升	(76)
险遭灭顶之灾	(76)
学习猎白熊	(80)

前人的足迹.....	(82)
美军基地.....	(83)

在加拿大北部无人地带

发现银狐的踪迹.....	(88)
白熊——北极的“凶神”.....	(89)
没有黑夜的北极.....	(92)
富兰克林海峡上的历史悲剧.....	(95)
海面冰冻消融.....	(97)
给狗蹄子做套.....	(99)
路遇善良的老人.....	(100)
在坎布里季贝市附近度夏.....	(103)
老人为何生气.....	(105)
“安纳”产仔.....	(106)
远征前的准备.....	(107)
美军基地给予的援助.....	(109)
患难与共的朋友.....	(110)
新的狗群再次组成.....	(112)
狗给我带来的烦恼.....	(114)
一次可怕的地震.....	(116)
在严寒中负伤.....	(116)
又一次求助基地.....	(117)
波拉图克小村.....	(119)
奔向最后的一个村镇.....	(120)
犯了方向的错误.....	(121)
狗群第二次断粮.....	(122)
危险信号.....	(124)

最后的征途——向阿拉斯加前进

一位有胆识的爱斯基摩人·····	(128)
在国境线上·····	(130)
吃顿热饭·····	(134)
美国的村庄·····	(135)
猎获北极鹿·····	(137)
严寒荒原中的石油基地·····	(139)
小岛人家·····	(139)
到达巴罗角·····	(140)
和白熊搏斗·····	(142)
选定继续前进的路线·····	(144)
捕鲸的壮观场景·····	(146)
分鲸肉·····	(149)
解谜·····	(150)

进军北极点

出发·····	(156)
“凶神”两次袭击·····	(158)
通过乱冰区·····	(160)
踏上危险的浮冰·····	(161)
最后一次空投·····	(162)
北极点终于到了! ·····	(163)
走完北极探险之路·····	(165)
植村直己简历·····	(167)
后记·····	(171)

把青春献给群山

走出日本

1964年我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农学院的农产品加工系。但我对农产品加工专业并不感兴趣，我立志要成为一名登山家和探险家，实现我攀登全世界五大洲最高峰的理想，去探索冰川和冰峰的奥秘。

我对登山产生兴趣是1961年到日本著名登山区长野县登山旅游时开始的。当时我爬上一座高峰。满以为那就是最高峰，但当我登上另一山峰后，才体会到“山外有山”这句话的含义。我的视野开阔了，觉得原来的那座山峰太小了。从此我就与登山探险结下了不解之缘。

日本是一个多山的国家，但日本没有高峰，最高的山——富士山的高度也只海拔3776米。日本国内没有一条冰川，更不存在“雪线”。富士山虽美，也要到每年的冬季才会积雪。一个登山家见不到冰川雪山，那有多遗憾。那么到哪里去呢？起初我准备到法国攀登蒙·勃朗峰（欧洲西部最高峰，海拔4807米），因为那里是世界登山运动的发源地。但要去法国需要一笔相当可观的路费，我的父亲难以为我等集这么多钱，因此不能成行。于是我才决定先去美国。我四

处求亲托友，总算凑够了去美国的三等舱船票钱，将剩下的四万日元兑换成一百一十美元，带在身边。

1964年5月2日下午4时，我身穿一套很不整洁的登山服，脚上穿了一双沾满泥点的旧登山鞋，手持冰镐，背着背包，告别了在横滨码头为我送行的亲友，登上了开往美国洛杉矶的日本移民船“阿根廷九号”，踏上了实现我理想的征途。

但是，起步之后的路并不好走，我面临着困难。我所带的钱太少，仅有一百多美元是难以生活的；加上我的英语水平很低，去到一个讲英语的国家，是难于对付的。为此，亲友们为我担心，一些好朋友还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神风野郎”。一心要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心绪坦然地手持一本英语书（《英语会话四周通》），在船上一边学英语，一边观赏着辽阔无边的太平洋奇异的风光。经过十四天的航程，到达了美国西部海岸城市洛杉矶。

上码头入境时，检察官员问我：“你准备在美国停留多久？”

“六……六……个月！”我按照事先在船上琢磨好的话，用很蹩脚的英语作了回答。

检查官员连忙说：“什么？六个月？你带的钱连一个月的生活费都不够，我们只准你在美国停留一个月！”

检查官员的话，使我的心情忐忑不安起来。我背起破旧肮脏的背包，踏上了美国的国土。

在加州的日日夜夜

我远离祖国，来到一个金钱万能的国度里，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生活？我这一百余美元能混多久？总得找个生活的来源才行。我设法找到了一位美籍日人，在他的帮助下，进了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城一家比较豪华的大饭店做临时工，白天打扫楼道和房间，晚上到餐厅里去洗盘子，每晚要干到深夜12点才能干完。一天差不多要劳动15个小时。虽然累，但是我身体还能支持得住，每天尽量把工作干好，使主人喜欢。有了工作，生活已不成问题。但是美国的法令规定，持旅游护照者不得从事勤杂工作，如果被发现就会被驱逐出境。因此，干这种杂活每天总是提心吊胆，生怕被人察觉。一个月就这样在不安中过去了。不久，我离开城市来到加州农村，在一家种植园里找到了给果树修剪枝条的工作。我学过农业，干这种活也很合适，而且一天只工作10个小时，每月的工资一千多美元。在这里充当季节临时工的有许多墨西哥的劳工，其中不少青年人，他们能歌善舞，跳呀！唱啊！生活蛮有乐趣。有一位姑娘每天和我一起劳动。早晨见面时我对她说一句西班牙语：“布宜诺斯迪何斯——赛尼哟里达！”（意思是小姐！您早安！）她非常高兴。我们每天在一起劳动，又在一起吃饭，彼此相处友好，可惜我没有记住她的名字。我在种植园从6月一直干到9月末，从未休息过一天，三个月共积攒了一千多美元。这时我的心里又高兴又不安。高兴的是这回有钱可以去欧洲阿尔卑斯山了，但又担心说不定哪天移民局的官员来检查签证会受处罚。

一天上午10点多钟，我和往常一样地和那位墨西哥姑娘有说有笑地正在地里干活，远处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瞬间三架直升飞机出现在头面上。飞机飞得很低，好象在搜索什么，其中有一架飞机从机舱的玻璃窗中伸出一个头来探望。我急忙钻到了葡萄架下。这时有一架已降落在离果园不远的公路上，我从树丛中看到四个佩带手枪的警察走下飞机，分三路向我藏身的葡萄架下包抄而来，而且边跑边喊：“所有的工人都出来！在路边集合！”墨西哥人都拿出劳动许可证，可我却没有，想逃走已经来不及了。警察对我说：“拿出你的护照和许可证证明来！”我只推说：“在农场的宿舍里，我没带在身上”，于是两位警察抓着我两臂到宿舍去取护照。由于我没有劳动许可证，于是我和另外一个没有许可证的墨西哥男人一起，被押上了直升飞机，送往移民局。

押送途中，我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情况：最多是把我送出国境，因为我和那个墨西哥男人还有所不同，我有进入美国的旅游签证，而他什么都没有。但又一转念，万一要遣送我国日本怎么办？连个雪山的影子还没看到，就又回日本？！怎么有脸见人？父母又怎么想？现在我身上已差不多有两千美元了，可以去阿尔卑斯山了……。美国移民局的官员问我：“你为什么不按期离开美国，还偏要在这里做工挣钱？”我说：“为了挣些钱到法国去登山。我是一个登山者，可还未到过阿尔卑斯山……。”那位官员又说：“那好吧！我们就不处罚你了，但你不能在此继续做工，也不能在美国久留。你快去欧洲吧！”我是多虑了，事情并没有象我想的那么复杂。于是我被送往旧金山，从那里经芝加哥到了纽约，买了船票，坐美国邮航行一星期，到达法国的勒阿弗尔海港，然后从巴黎乘火车直抵阿尔卑斯山下的沙莫尼城。一路

上我饱赏了大自然的美丽景色。西欧的10月底，气候宜人，漫山的红叶鲜艳夺目，一望无际的水草和丰满的牧场别具风采，耳边还不时传来奶牛的铜铃声。西欧的田园风光与远方的阿尔卑斯雪山相映，这样美的风景，是我在日本不能见到的。

初到莎莫尼

莎莫尼是国际登山的发源地，早已闻名于世。为了先睹蒙·勃朗峰的景色，我从莎莫尼乘登山电车到达山腰，好奇地观赏着那久已盼望的天然冰川。这里的高度已是海拔4000米了，比日本的最高峰富士山要高二百多米呢。

回到莎莫尼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街心广场边上的双人铜像，那就是1786年首次登上蒙·勃朗峰的莎莫尼乡村医生米歇尔·巴卡罗和费克·巴尔玛。为了纪念这两位国际现代登山运动创始人，人们为他们铸起了铜像。从广场再走不远就是法国唯一的一所国立登山滑雪学校。这是一所专门为阿尔卑斯山区培养登山和滑雪教练人员的学校。

我在街旁找了一个不碍事的地方，清除了落叶，搭起了帐篷。然后拾些枯枝与干叶就地烧起火来，用青菜和土豆合在一起煮了一锅，虽然不是什么好饭，但我觉得这顿饭比在大饭店里吃得还香。我边吃饭，边悠然自得地眺望远方的冰川。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我感到心旷神怡。

第二天一大早，一头脖子上挂着大铜铃的奶牛在帐篷旁边吃草，把我吵醒了。起床后收起了帐篷，准备上山。西欧最高峰蒙·勃朗和它附近的针状峰群，美丽而雄伟。远方的

险峰古兰特·焦拉斯峰、托留峰历历在目。我看得入了神，真想立刻登上这些山峰。

莎莫尼是一个国际著名的登山旅游城市，来往的人络绎不绝，但象我这样登山的可能很少见，人们用惊奇的眼光看我，用法语在谈论着我。我当时多少懂得几句德语，但不懂法语，因此不知道议论我什么。我是来登山的，不是来听人们议论的，就由他们说三道四去吧。我到街上买了面包干、黄油、土豆、苹果等足够一个星期吃的食品，除了从日本带来的装备外，还向当地人借来了冰镐和钢锥。背着25公斤重的东西，于11月14日我向蒙·勃朗峰进发了。

穿过森林，来到山脚下，再往上攀登，就接近著名的伯荪冰川了，这里已比莎莫尼高出一千多米。此时已是深秋，气候凉爽，因而并不感到太累。我去冰川下方支起了帐篷，准备过夜。日落后，不时听到远处传来冰崩和冰雪的坠落声，禁不住有些吃惊。

半年来的经历一桩桩一件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从一个身上只有一百一十美元的“穷光蛋”、“神风野郎”开始，经过艰辛劳动，省吃俭用，攒积了路费，从美国来到西欧，度过了多少个不安的日子，现在很快就要实现攀登高峰的理想，心中感到无限的喜悦。由于一天的疲劳，我很快就入睡了。

第一次遇险

我还从未见过冰川，沿着伯荪冰川前进，处处都使我感到新奇。走着走着突然“扑通”一声，连人带东西全部陷进



了冰裂缝。叮咚！叮咚！几块冰块碰到了头上，疼得我难以忍受，我一时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了，等到清醒过来时，才知道自己是跌进了一条只能容下一个人的冰裂缝中。抬头望去，裂缝上边白雪纷飞，象下浓雾一样；低头一看，我的两只脚悬在空中，脚下哗哗的流水声，是冰川融化的地下河流，如果不是那个救命的背包在缝壁上挤住的话，一瞬间我就会堕入十几米的深渊之中，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当时我有些紧张，等别人来救援是不可能的。我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将两只脚紧紧蹬在两侧的冰壁上，想向上移动，但怎么也动不了，全身感到麻木。我意识到一个人在四壁皆冰的世界里久停将会冻死。我凭藉背包，用冰镐刺进冰壁中奋力往上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从冰缝中钻了出来。真是死里逃生啊！我虽已精疲力竭，但我还是不幸中之大幸，总算又回到了人间。既然还活着，就要继续去实现自己的梦想。遗憾的是，由于体力消耗太大，天色已晚，没能登上蒙·勃朗峰，只好下山。

由于这次没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我就暂住在莎莫尼，准备研究一下法国的登山技术，等待时机，再登蒙·勃朗峰。我设法在当地找临时工做，以便积攒一些钱维持生活，并为回程作准备。我在一个滑雪场找到了修整滑雪设备的工作，后又到一个冰场当修整工。我不畏辛劳地在这里顺利地度过了滑雪、滑冰的季节。

首次登上世界高峰

1965年1月，我喜出望外地接到了盼望已久的日本明治